

流年记

# 老爸与刺猬

于心亮

我爸在地里腌了一些晚熟甜瓜，想着发个闷财，没承想结出一地的黄瓜，惹我妈笑得不行了：“种了一辈子庄稼，竟然连个黄瓜苗和甜瓜苗都分不清，哈哈哈……”尤其雪上加霜的是，瓜地里还招小偷了，我爸蹲守了几个晚上，让蚊子叮了无数口，终于把小偷逮住了！

偷瓜贼是一只大刺猬，放在三轮车后斗里，我爸哇里哇当开回家，瞅见谁就停下说：“你瞅瞅这大家伙，你见过这么大的家伙么？”到了家门口车还没停住，黄狗就扑到车后斗四下闻，闻完了就开始狂吠不止。我妈听见动静出来，我爸开心地说：“捎个礼物给你！”

我妈气得用白眼翻了我爸：“你是越活越抽抽了，你是小孩啊，还要刺猬？”我爸说：“你先别管，咱们看看黄狗怎么弄它。”黄狗正费尽脑汁对付刺猬，刺猬默不作声地圈成一个刺球，黄狗下口咬吧？——扎嘴。用爪子去扒拉吧？——扎脚。气得黄狗朝我爸叫唤。

狗实在没招了，去一旁假寐。刺猬松开身子，试探着想逃跑，我爸一脚踩住，扯半截麻绳系住了后腿儿，得意地说：“跑吧！”刺猬哪里跑得了？拽着麻绳直转圈儿。

我爸专心地看了一会儿刺猬，起身拿了一根黄瓜，放到刺猬的活动范围之外，有麻绳绑着后腿，刺猬吃不到，我爸就把黄瓜往前挪挪，恰好放到刺猬想吃又吃不到的地方，刺猬生气了，不吃了。我爸在刺猬面前又陆续放上了花生、红枣、板栗、桃子、苹果……

我爸在刺猬周围摆放了一圈儿好吃的，引逗得刺猬扯拽着麻绳转着圈儿跑，可就是吃不到，我爸

笑得喘不上气来。我妈说：“你是越老越不正经了，闲着没事你去欺负刺猬？”我爸很认真地说：“这是个小偷，偷我的黄瓜吃，我能轻易饶了它吗？”

我妈把圈外的花生红枣之类踢到刺猬旁边，刺猬最终都吃没了。待到我爸卖完黄瓜回来，发现东西没了，就问我妈。我妈说：“你看把我闲的，没事去鼓捣刺猬？”我爸说：“要不是你，那是谁让刺猬吃了呢？”我妈反问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我爸一边嘟囔，一边在刺猬四周又重新摆上了瓜果梨枣。

我妈把街门关上，免得被旁人看见惹笑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我爸就打开街门对我妈说：“你知道刺猬怎样吃着那些食物了吗？”我妈在剥苞米皮，不搭理我爸。我爸开心地说：“真是想不到，你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刺猬怎么吃着了，嘿嘿嘿。”

我妈果然想不到。原来是黄狗趁人不注意，把周围的瓜果梨枣用鼻子拱到刺猬身旁，刺猬就吃到了。我爸痛心疾首：“老古语说得对，家贼难防啊！”我妈说：“狗算什么家贼？人家那是富有同情心，对小动物们充满了关怀，爱，你懂不？谁像你！”我爸说：“我若是刺猬，首先把绑腿的麻绳咬开，我绑的又不是死扣儿……”我妈说：“要是刺猬像你这么聪明，它不也就是个人了么？”我爸咂摸出我妈在拐着弯儿骂他，却又找不出理由。

我爸决定把刺猬放生，不是因为同情心里有了爱，而是觉得刺猬的尿太骚了，实在受不了。我妈说：“这毕竟是野外的东西，你放家里养着哪里行呢？”我爸把刺猬放

上三轮车后斗，开车跑了。事后告诉我妈，刺猬被他放到二叔的地瓜地里去了。

回头，街坊二叔来找我爸，说他抓到一个小偷。我爸乐呵呵地跟着去看，没想到是一只松鼠。我爸说：“这玩意稀罕人，咱这地方绝迹许多年了，怎么又有了呢？”二叔说：“我去地瓜地里薅草，看见地瓜被什么东西啃了，一找，瞅见地瓜蔓套住只松鼠，就抓回来了。”

我爸说：“松鼠哪会吃地瓜，应该是刺猬什么的。”二叔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爸说：“动物世界里说的。”二叔说：“我估摸着，这只松鼠想换换口味，从树上跑到我的地瓜地里来了……家里的，你动我的松鼠干什么？”二婶说：“我烙了韭菜馅饼，看它爱不爱吃？”

我爸说我爱吃啊！吃完了韭菜馅饼，打着饱嗝回家来，告诉我妈说：“老二越活越抽抽了，像个小孩儿，居然养了只松鼠！”我妈说：“你管人家养什么了？你忘记你还养只刺猬啊！……滚远点，满嘴韭菜味儿！”我妈拔腿就走。我爸问干啥去。我妈说去老二家吃馅饼！

我爸坐在街门口磨镰刀，二叔肩膀上搭件小褂走过来跟我爸说松鼠、说喜鹊、说麻雀、说刺猬、说獾、说貉子、说兔子……近些年，这些个小家伙变得越来越多了，也不怕人，大模大样偷庄稼吃。我爸说：“我觉得，它们根本不知道‘偷’这个词儿。”二叔点头，说是啊。

我爸说：“满地都是庄稼，尽着它们吃，那个小嘴儿又能吃多少呢？”

镰刀磨好了，我爸试试刀锋。秋天到了，庄稼要收割了。

## 秋日荷塘

杨文革

坐在秋日荷塘边，眼前那一望无际的荷叶，像绿色的海洋，几朵粉色的荷花亭亭玉立，在微风里，娇羞绽放。

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与一片荷叶茂盛的荷塘长时间静静对望。秋日的荷塘，荷花几乎落尽，孕育出数不清的枝枝莲蓬，硕果累累。紫褐色的莲蓬，远远望去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小孩拳头，在风中左右晃动，欢呼雀跃。

近看，莲蓬的中央长满一颗颗饱满的莲子，一个又一个小孔，如同灵活转动的几双“小眼睛”，在静静地凝视水面。几枝含苞欲放的荷花，抓紧时间开放，颌首低眉，眉眼盈盈。清澈见底的水面，鱼儿腾空而起，“噗通”一声，水珠晶莹剔透溅到硕大碧绿圆圆的荷叶上，如珍珠滚动在荷叶中央，瞬间滑落水面，荡起细细碎碎的涟漪。

少许荷叶已变黄，条条纹路清晰的枯叶，挤在碧绿的荷叶丛中，渲染成一朵朵黄花。鳊头耷脑地低垂着的褐色叶子，贴在水面上，似乎恋恋不舍地在和枝头盛开的荷花告别。风吹过，荷叶泛起绿色波浪，那些饱满的莲蓬，数也数不清，以丰盈的胜利者的姿态，在绯红的花朵与绿色的荷叶间，擎起丰收的“小脑袋”，向人们展露笑靥。

一阵风吹来清幽的香气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把这缕荷香深深吸入肺腑。虽然荷花已过盛花期，但是此时的荷塘粉色的荷花依然能连成一片。随风摇曳的荷花，在阳光下，如同身穿粉色裙裤的少女，拖着长长的绿色长裙，在池塘里翩翩起舞。每一片荷叶，硕大青绿，荷叶带着锯齿边，如同数不尽的绿色花朵，铺满水面。此时的荷花外形比盛夏期的“丰满”腰身明显“瘦”了一圈，却显得更加娇小玲珑，曼妙可人。

波光粼粼的水面，阳光洒下细细碎碎的金银，两只黑色的天鹅悠闲自在地游在池塘边。这大概是一对天鹅情侣，雌雄相伴，它们闻着荷花香，伴着清波游，紧紧依偎，时而仰头嘎嘎欢叫，时而把头钻入水中，啄食水中鱼虾。

一声清脆的鸟鸣，从荷花丛里传来。循声望去，一只黄色的翠鸟落在莲蓬上，朝着我鸣叫。这只翠鸟是在啄食莲子的清甜吗？是在向我打招呼吗？我连忙拿手机，拍下鸟儿站在圆圆莲蓬之上的惊鸿一瞥。鸟儿头顶一簇洁白的羽毛，像是给它戴上一圈柔美的发带，显得更加灵动。忽觉应该写一句“初秋荷塘满莲蓬，早有翠鸟立上头”。

坐在池塘边，满塘荷叶、荷花与莲蓬尽收眼底。这一刻，心安处，便是故乡了。

## 一株老苞米

林红宾

在一条静谧的河谷里，一株老苞米在高的梯田边上茕茕孑立。在暮秋寥廓的穹庐下，在褐黄色的山岭衬托下，俨然一位痴痴的田园守望者。它如一幅萧索的油画，又像一首伤感的抒情诗。

无情的时光把老苞米体内的水分和营养摄取榨干了，所有的叶子都干瘪枯萎了，有的被秋风弄残了，宛若褴褛的衣袖，顶端的花蕊早已风干凋谢，所剩的花梗和花托如同一团稀疏散乱的苍发，惟下端尚有丁点儿绿意和生气，那些裸露的根须像老人脚背上的道道青筋，紧紧地抓住大地不放。它曾孕育了两个“孩子”——两穗苞米。当苞米成熟了，就被主人收获去了。那两穗苞米的苞皮还在，那是孩子的襁褓，它舍不得扔掉，仍抱在怀里，渴盼孩子能如期而来——

来年春天这儿又是一川葱茏。

老苞米与我相对无言。它在料峭的秋风中瑟缩，似乎在回忆往昔的时光。

当初，它是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，两片嫩绿的叶儿擎着一粒晶莹的露珠，楚楚动人。继而，在阳光的抚摸下，在春雨的沐浴下，拓展叶片，拔节长高，丰满如竹，亭亭玉立。叶子上的流线脉络何等清晰，何等靓丽。片片叶子葳蕤生光，迎风起舞。花蕊初绽，一簇金黄，馨香四溢，仿佛一头秀发。它怀抱两个婴儿，含辛茹苦地养育，还着意打扮，为它们戴上镶着红婴儿的帽子。

小蜜蜂来造访过，小山雀与它说过话儿，蟋蟀为它演奏过小夜曲，蝈蝈为它弹过琴……当然，也有劲风吹来，它为了孩子，竭力抗争，不

让自己倒下；暴雨袭来，它护住孩子，逆来顺受；旱魔跋扈，它艰难地从地下吮吸水分，宁愿自己忍饥挨饿，也不让孩子夭折。养育孩子，养壮孩子，是它家族的传统美德，是它的神圣使命。这一切它完全做到了，圆满地完成了，它无愧于这一生，它理所当然地感到欣慰。

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望着这株老苞米，我想到了人类自身，尤其想到了乡间年迈的母亲。她定然也在自家的老屋前默默地守望，渴盼儿女们日子过得红火，她始终把自己当成港湾，把儿女当成船。

这株老苞米在我大脑的荧屏上久久定格，我的心里有些酸楚。是的，不管是苞米还是人类，为了生存，为了繁衍，都会这么延续下去，直到天荒地老……